

# 一位麻醉医生的“音乐育人经”

■本报记者 王之康

虽然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时间，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博士研究生李宁波依然清晰地记得，5月7日那天，他和另外12位同学在同济医院麻醉科教授、主任医师金士翱家度过的那三个小时。

在二十年的求学生涯中，李宁波曾经历了小学、中学、大学等多次毕业季，但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此次博士毕业，因为在金士翱家，他和同学都得到了一个特殊的毕业礼物。

## 一份特殊的毕业礼物

5月6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的博士研究生完成了毕业答辩，第二天，包括李宁波在内的13名学生受邀来到金士翱家，把仅有十平方米的小客厅挤得满满当当，沙发上、椅子上、小板凳上，座无虚席。

不一会儿，一阵阵交相叠错的交响乐音便从金士翱家飘出，时而舒缓，时而澎湃，时而轻盈，时而激荡。实际上，这就是96岁的金士翱为这帮“90后”学生们准备的特殊毕业礼物——古典音乐欣赏音乐会。

三个小时的音乐会被金士翱安排得十分紧凑：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接连上演。除此之外，他还手写了长达19页的曲目介绍和背景说明，介绍作曲家贝多芬等生平事迹，以及每首曲目的创作背景、音乐特色等。每听完一曲，他还与学生们交流心得体会。

“这是我第二次来金爷爷家听贝多芬钢琴曲，他对古典音乐的挚爱和高超的鉴赏力让人钦佩，深受感染。”李宁波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大家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感觉到一种与灵魂的对话。“第一次完整地听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种冲破重重压抑的雄浑与激昂此刻依然回荡在脑海里。”

同济医院麻醉科博士研究生周亚群也来到金士翱家，那是他第一次连续这么长时间聆听古典音乐。“最大的感受就是古典音乐耐人寻味，听完余音绕梁。通过听那些音乐，我觉得，以后工作、学习需要更加沉得住气，脚踏实地，谨慎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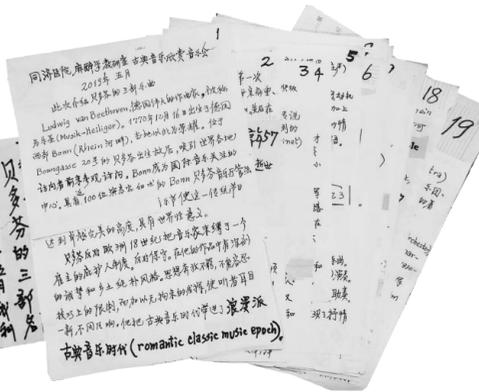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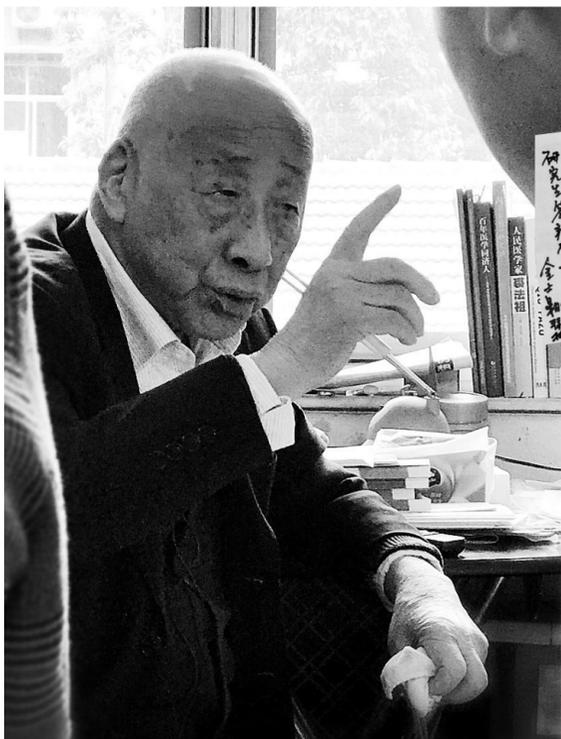
今年正值五四运动百年。当天，金士翱还向学生们讲述了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鼓励学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奉献精神，并讲述了当年同济医院麻醉科的故事，教育他们要明白麻醉科医生的职责所在。

“如果说‘首席小提琴家’是主刀医生，那么麻醉医生就是‘乐团指挥’，指挥着各个乐器声部有序演奏，也保障着整个手术的平安顺利。行医爱乐，生命可贵。”对于为什么要送这样一份毕业礼物，金士翱向学生们解释着。

## 贝多芬是他的“启蒙老师”

说起金士翱，也许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于医学界、麻醉界的学者和医生来说，因为他是推动麻醉学专业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科目的第一人，不仅促成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类中增设“麻醉学专业”，还作为全国仅有的3位麻醉学博士生导师之一，培养了中国大陆第一批麻醉学博士。

大家都知道，金士翱是中国麻醉的“学科先驱”。自1949年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就成为了一名医生，行医岁月与共和国同龄。但熟



悉他的人还知道他的另外一面，就是他非常喜爱西洋古典音乐，特别是巴洛克时代(指17~18世纪欧洲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音乐等的风格)音乐艺术风格，如维瓦尔迪、巴赫、亨德尔音乐作品及其后古典与浪漫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交响曲与协奏曲，以及意大利威尔第、普契尼歌剧作品。而且，他对西洋古典音乐有着深刻的鉴赏力，聆听古典音乐也是其生活的乐趣之一，并常常成为他会友的“工具”。

在金士翱仅有几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家具和座椅垫上有很多修补的痕迹，柜子、桌子上也堆满了书籍，这些都是他的宝贝。不过，客厅里摆放的一架老式钢琴，窗台上堆放的资料中

竟有一半与音乐相关，这些都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音乐家而非医生。

而他之所以会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是有历史机缘的。

1937年，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逼近，金士翱举家迁居重庆。次年，15岁的他在重庆的某餐馆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路过英国驻华大使馆时，正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音乐。

“我就站在门口听，越听越觉得好听，后来才知道那首乐曲是贝多芬创作的第六交响曲《田园》。”金士翱说，那首曲子描写的是来到乡间的愉快心情、小溪景色、农民的欢聚、暴风雨来了以及雨后牧人的喜悦和感恩情绪。“战时，

同济大学曾迁到四川李庄，进入同济大学后，又听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在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如《流浪者之歌》《菩提树》等，不仅好听，也易学会，歌词都是德语，有利于提高德语水平。从此，我就与古典音乐结缘了。”

## 麻醉医生的音乐梦想

至今，金士翱与古典音乐相伴已有81年时间。由于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热爱，他在专攻麻醉之外，还积极探索“音乐辅助治疗”在麻醉与危重病医学上的应用。

1954年底，同济医学院内迁至武汉，金士翱也随之来到武汉。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和几位志趣相投者组建“爱乐小组”，举办古典音乐欣赏150余场，参与者超过一万人次，深受大家欢迎。

“后来，我还跟学校教务处联系，希望能在同济医学院开设‘古典音乐欣赏选修课’，让参加爱乐小组的青年教师和高级医学生走上讲台讲解古典音乐。不过，后来未能实现。”金士翱说，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年轻人做事愈发浮躁，与流行音乐相比，更需要古典音乐让自己静下来。“后来，我就先从麻醉科做起，让学生喜欢上古典音乐。”

其实，早在四年前，金士翱就开始为麻醉科的毕业生准备音乐会这种特殊的毕业礼物了。此次，他在半年前就开始做准备。“首先，我要反复听这些交响乐，只有自己听懂了、弄透了，才能更好地传递给学生。学生听不懂不要紧，能坚持听完就很好。如果能够因此对交响乐产生兴趣就更好了。此外，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背景参考资料，方便他们了解”。

实际上，像这样的音乐欣赏会，金士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一次，不少学生因此还成为“金粉丝”。在他们看来，“听金老师的专业课如沐知识之春雨，听金老师的音乐讲座则是浴心灵之和风”。

金士翱认为，音乐对人的修养有好处，是一种人文培养，尤其是古典音乐，可以让人变得高尚。亨德尔曾说：“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来。”在他看来，听完古典音乐，人们会“精神上得到安慰，心理上获得平衡，思想上表现乐观，行为上也更为文明”，这也正如贝多芬所说，“音乐应当使人们的精神爆发火花”。

## 风物

# 百年北大楼

■陈彬

常春藤攀满了北大楼，是藤呢？还是浪子的离愁？是对北大楼缱绻的思念，整整，纠缠了五十年……

200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当天，白发苍苍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回到母校，在数千南大师生面前深情朗读了这首他专门为母校创作的《钟声说》。

多年后的今天，那位面容清瘦、精神矍铄的诗人已经仙逝。南大也已经跨入了第二个百年历史的征程，而诗中那纠缠了诗人半世纪思念的北大楼，也迎来了建成百周年的日子。历经百年风雨，这栋大楼已成了这所大学的一个符号、一个地标。

北大楼建于1917年，落成于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司迈尔设计，砖木结构，地上2层，地下1层，建筑面积达3473平方米。北大楼建成后作为当时金陵大学的行政院楼及文学院院楼。1910年，刚经历合并建成的金陵大学在鼓楼之西南坡购得大片土地作为新校区，这地方名曰“西山”。

北大楼的四周绿树掩映，门前如茵的草坪平整开阔，楼后是纯净的蓝天，墙体爬满茂密的藤，像披了一件绿风衣。它的中部是一座正方形塔楼，当时作为读书楼，共5层，顶部又冠以西方样式的十字形脊顶。据说，其造型如此“中西合璧”，缘于当时美国教会欲消除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心理。

作为曾经的金陵大学与现今南京大学的行政楼，北大楼可谓南大兴衰发展的第一见证者。无数支撑南大实力的师长曾在这里办公，无数推动南大崛起的决策在这里制定与执行。

一进入北大楼的大厅内，映入眼帘的两根朱红色柱子上，镌刻着曾在1957—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郭影秋撰写的对联——

苍莽石头，长虹横贯；浪淘尽三国风流、六朝金粉、二陵烟月、半壁旌旗。虎踞踞残，寂寞明封余数世；龙蟠叶老，萧条洪殿锁斜阳。初解放时，只剩下墙头青青，寒透冷冷。

东南学府，赤骥飞驰；名贤留两江情采、四壁弦歌、八十年华、千秋事业。欣栖霞日暖，都茫茫变通途；浦口潮新，百万雄师传夜渡。本世纪末，定赢来人心济济，科教芃芃。

来南大工作后，郭影秋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南大有诸多学术有专精，蜚声海内外的知识教授，他们中不少已年迈体弱且多病，如何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何使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办法“薪尽火传”？他强调：“要抢救遗产！不能不急，不然来不及啦！”在他的带领和鼓励下，全校通过“层层挂钩”，老年带中年，中年带青年，加快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于1963年与1978年两次出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在校长任职期间，冲破旧束缚，延揽名师，注重传统文化教育，是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当时法学专业既无教室又缺师资，匡亚明果断决定，在一个月内将校部机关搬进三栋简易平房，将原教学楼改造成法专教室，他说到就做到。从1964年至“文革”骤起，从复出到1982年辞去校长职务，校部机关一直在三排平房办公。在他之后出任代校长、校长的郭令智、曲钦岳等也在陋室办公，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搬入北大楼。

由于种种原因，南大的发展在1984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84年秋，49岁的曲钦岳出任南京大学校长，许多人认为他这一届校领导是“受任于危难之秋”。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南大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在稳步上升。国际权威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速崛起给予关注，把南大列入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继北大、清华之后，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预审，这是近百年来好几代南大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梦想。曲钦岳带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立卧薪尝胆之志，遂重铸辉煌。

现在的电影电视作品中，也常常见到北大楼的身影。在电影《建国大业》中，北大楼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老家。在那里拍摄的蒋介石和蒋经国坐在石阶上促膝长谈，背后就是满墙爬山虎的北大楼。

穿越了百年光阴，北大楼依然矗立，它将持久地与南大人一起见证在历史中曾经不断产生奇迹的南京和南京大学。

(本文根据南京大学提供的材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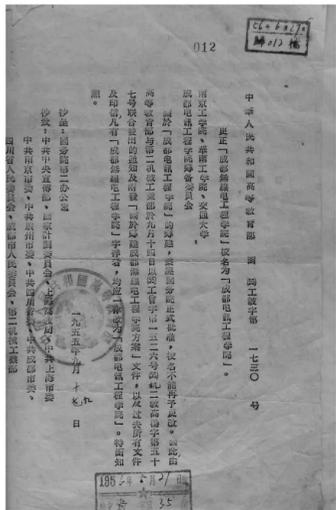


## 史海钩沉

# 郭沫若与电子科大校名的故事

■陈伟

1988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经上级批准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由于之前的校名是郭沫若所题，所以学校师生都希望沿用郭体。



对于一所高校而言，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无疑是关系到学校发展的大事，而校名由谁来题写，同样是体现学校办学风格、历史变迁乃至发展理念的“门面工程”。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一“工程”，很多学校在其发展史上，演绎了很多生动的故事。

1955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拟筹建一所培养

无线电工业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并呈报国务院请求审批。在这份请示报告中，这所大学最初的命名是“成都无线电技术学院”。后来，第二机械工业部在给学校颁发公章时，文为“成都无线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

1956年春，在第二机械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共同召开的学校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上，经讨论，筹委会副主任陈章、冯秉铨、周玉坤等认为，新校师生是由南京工学院通讯系、交通大学电讯系、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系合并组成，而校名中的“无线电”不能涵盖有线电。因此，建议更名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会者一致同意，并上报审批。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校名经上级批准后，高等教育部给学校颁发了一颗铜质、直径4厘米的圆形公章。当时，筹委会的同志们都希望毛泽东主席题写校名。此事请示了中央办公厅，未果。紧接着，他们又去请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题写。

此时，时任部长赵尔陆对他们说：“你们去找‘翰林院’的人写吧！”

于是，筹委会主任吴立人听取郭民邦老师的建议，去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郭民邦持学校介绍信赴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他。郭民邦说，为了鼓励全体师生向科学进军，希望郭老在百忙之中为学校题写校名。这位秘书立刻答应，并嘱咐他星期五下午去取。

按约定时间，郭民邦来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在里屋埋头办公。女秘书拿了一张印有中国科学院字样的红头信笺，上有毛笔书写的两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横排)，其中第二排

前面画了一小圈。女秘书告诉他，郭老说用画了圈的(因为未画圈的那行，“成”字略小，而“院”字稍大)。

对于郭沫若题写的校名，筹委会的同志们都很满意，于是赶紧寄往上海，制备教师和学生的校徽。

1956年7月中旬，第三次筹备委员会在成都召开并宣布结束筹备工作。7月15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公章正式启用。建校初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刊刊头也是用的郭沫若的题字。

1988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经上级批准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由于之前的校名是郭沫若所题，所以学校师生都希望沿用郭体。但是，郭沫若已在1978年去世。

因此，除了原有的“电”和“学”能用，其他几个字就得另想办法了，怎么办？曾担任电子科技大学编辑部主任的梁夏柏回忆，他们一本本翻看郭沫若发表的书法书籍，特别是196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手书《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希望从中寻找能够匹配的字。

经过仔细查找和选择，梁夏柏等人觉得郭老手书的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中“问苍茫大地”的“大”字比较美观，便临摹了下来。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科”和“技”字。于是，梁夏柏等人就选择了《卜算子·咏梅》中“犹有花枝俏”中的“枝”，将“木”字旁修改为提手旁。而“科”字则取自郭沫若题字的《中国科学》。

就这样，终于找齐了“电子科技大学”这六个郭体版的校名字体，并一直使用到现在。(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